

三國志集解

十六

吳書四

三國志四十九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毛本局本無第字誤康發祥曰劉繇太史慈士燮三傳若從魏志董卓袁紹之例亦應列在嬪妃傳

之後不應列之於前且劉繇爲劉岱之弟與袁術陶謙等一時並見當載在魏志公孫瓚陶謙之下不入吳志可也太史慈士燮皆臣於吳卽與張昭顧雍等同傳可也三人同傳而列於嬪妃之上是所不解劉咸忻曰梁章鉅云魏志於三少帝後卽繼以后妃蜀志亦於後主後卽列二主妃子而吳志於嗣主後獨爲劉太史士三傳然後述妃嬪宗室不知於例若何也尙曰慈燮皆仕吳自當入吳志繇則不可且列於妃嬪之前尤爲非禮案二說皆非也斷代書必先書所因劉繇士燮之於孫氏猶袁劉之於曹氏焉璋之於季漢也太史慈則以繇將連書後此諸傳皆本孫氏之臣僚惟慈本敵人故附此耳魏志后妃用王朝例故不在董袁後吳志則燮以示降若蜀之二牧則全境授昭烈又與紹表繇燮殊故列於首雖其用意未善要非隨手無例也凡一代所因先驅之人例不在后妃皇子之後馬班本然然自后妃立紀始在所因前耳或曰三人或爲之驅除或委質未純故傳列妃嬪之先

晉平陽侯相安漢陳壽撰

宋中書侍郎西鄉侯聞喜裴松之注

河陽盧弼集解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

郡國志青州東萊郡牟平一統志牟平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十五里馬嶺山又云

在蓬萊縣東南者爲魏以前之故城在黃縣馬嶺山者爲北齊以後之故城沈欽韓曰登州府志牟平城在府城東南九十里漢縣北齊天保元年移縣於黃縣東南馬嶺山此城遂廢互見魏志何夔傳

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爲漢太

尉

范書劉寵傳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閻將閻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章懷注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沈家本曰漢表牟平

共侯渫齊孝王子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爲通儒

范書劉寵傳父丕博學號爲通儒梁章鉅曰本丕字形相近不

能斷其孰是周壽昌曰作本字舉賢良方正爲般長

郡國志青州平原郡般一統志般縣故城今山東濟南府

者避曹丕諱也與吉平事同

舉賢良方正爲般長

德平縣東北互見魏志公孫瓛傳

樊卒官寵字祖榮

范書作榮祖受父業以經明行修

河注又見荀彧傳注引禰衡傳注

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

沈家本曰大夫二字疑衍弼按沈說是宋書百官志上云漢東京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

二人及三署郎罷省光祿勳猶依舊舉四行衣冠子弟充之三署者
五官署左署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舉孝廉以補三署郎
除東平陵令

濟南郡治東平陵詳

見魏志武紀卷首 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

惠棟曰續漢書云是時民俗奢泰
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

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修

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

范書寵傳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
正身率下郡中大

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

馮本毛本
民作氏誤

有若邪中在山谷閒

范書寵傳山陰

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閒出章懷注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
也一統志若邪山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四十四里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二
十八里若耶山下北流入鏡湖寰宇記若邪
溪古歐冶子鑄劍之所趙一清曰中字疑衍

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

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

范書作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通鑑同

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犬吠

宋本馮本
本犬作狗竟夕民

不得安

范書作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通鑑同

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

民閒年老遭值聖化

范書化作明通鑑同今聞當見棄去故戮力來送

范書作故自扶奉送通鑑同寵謝

之爲選受一大錢

胡三省曰今越州城西四十五里錢清鎮卽父老送寵處一統志錢清鎮在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西五十里故會稽

號寵爲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入居九列

宋本入作八九列九卿也

轉爲宗正大鴻臚又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又云累登卿相

四登三事

三事三公也范書寵傳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建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

遷司徒家不藏賄

范書作家無貨積

無重寶器恆菲飯食

宋本飯作飲菲薄也

薄衣服弊車羸馬號

爲寢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駿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

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于家

范書

寵傳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

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岱事見魏志武紀初平元年三年

續漢書曰繇父興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有俊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

人

繇年十九

宋本無
年字

從父韙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

廉爲郎中除下邑長

下邑見魏志臧洪傳時選三署郎補縣長琅邪趙昱爲呂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臧洪卽丘長

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

續百官志諸郡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皆有從事

史所謂部郡國從事也此蓋青州刺史所辟蜀志費詩傳左遷部永昌從事胡三省曰爲益州刺史部從事部永昌郡此云州辟部濟南者蓋青州刺史部從事部濟南也

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

官本攷證曰冊府循作脩弼按作循亦可通沈均瑜曰郝書作貪穢不法通志循下有法

字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

陶丘洪事見魏志荀攸傳注引漢末名士錄又見華歆傳

欲令舉茂

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驥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

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

曲阿見孫策傳

術圖爲

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

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

不下

孫策傳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尙在丹陽孫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繇遣樊能

張英等拒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賁擊英等連年不克此事通鑑編入漢獻帝興平元年

漢命加繇爲牧振

武將軍

范書劉寵傳興平中繇爲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魏志荀彧傳興平二年太祖欲取徐州或

曰先破呂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胡三省曰謂南結劉繇也

衆萬餘人

宋本作衆數萬人

孫策東渡破英能等

孫策傳注引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

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

繇奔丹徒

丹徒見孫策傳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二十五丹陽縣治西南有故

城址曰劉繇城相傳繇所築也

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

會稽見孫堅傳

許子將曰

許劭事見魏志武紀卷首注引世語又見和洽傳注引汝南先賢傳

范書許劭傳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沛國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避地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

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

馮本往不如豫章

豫章見孫策傳

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

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閒其人豺狼不能久也

胡三省曰豫章在大江東南豫充之壤在淮北袁術時據九江廬江

之間故云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
隔在其中

遂汎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郡國志揚州豫章郡彭澤一統志彭澤故城今江西九江府湖口縣東南三十里洪亮吉曰呂範傳

範爲彭澤太守屯柴桑蓋權宜所立後範領丹陽太守此郡卽省趙一清曰寰宇記卷一百六云劉繇城在南昌縣東北三十八里孫策略地於曲阿攻劉繇敗奔豫章

築城自保今人號爲劉繇城

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笮融事見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范書朱雋傳雋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笮晉壯力反

李賢曰笮音側格反

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

太守諸葛玄諸葛玄事見蜀志諸葛亮傳及注引獻帝春秋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

官本攷證曰冊府無命字彌按通鑑亦無命字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胡三省曰朱皓字文明惠棟宜使

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代領豫章郡事也豫章太守

更迭始末詳見孫策傳注

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爲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

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

趙一清曰水經河水注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也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

毗陵郡治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劉繇墓淪於江江即北江也

笮融者丹陽人初聚衆數百往依

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

范書陶謙傳作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通鑑同

遂放縱

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

三郡廣陵下邳彭城也陳景雲曰上言廣陵彭城下言三郡殊不相應後漢書廣陵下有下邳

二字疑此脫胡三省曰斷讀曰短流所聚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指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

乃大起浮

圖祠

范書祠作寺章懷注浮屠佛也范書西域傳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趙一清曰晉書佛圖澄傳石季龍著作郎王度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

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

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

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

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

至者五千餘人戶

人戶二字必有一衍通鑑作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

每浴佛

胡三省曰釋氏謂佛以四月八日生

事佛者以是日爲浴佛會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

人費以巨億計

胡三省曰巨億計言以億億計也

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

或曰騷此書多作搔古字通

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

趙昱事見魏志陶謙傳

待以

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

殺昱

官本攷證曰監本誤作阻誅殺昱

放兵大略因載而去

或曰因載疑困載之誤

過殺禮然後

殺皓

或曰至殺皓而止此以前接後法也

後策西伐江夏

監本誤作路住江夏

還過豫章收載繇喪

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顧千里曰刺音辣與刺字不同更以同盟還爲讐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旣往之猜報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魯桓公爲齊所殺桓公之喪至自齊魯人葬桓公事見左傳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

馮本羣
作詳誤

常夜臥早起妻

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

中郎將

洪飴孫曰輔義校尉一人建忠中郎將一人均吳置

權爲吳王遷基大農

錢大昭曰大下疑有司字虞翻張溫傳並

作大司農（梁章鉅說同）近人某氏藏燉煌出土舊鈔吳志殘卷跋云大農劉基舊鈔作大農刊本皆誤作大司農大農漢官名大司農魏官名吳承漢制不沿魏稱云云弼按建安十八年魏國初置大農（魏都賦注）魏志文紀黃初元年改爲大司農是大司農爲魏官名誠然然續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應劭漢官儀云大司農古官也初秦置治粟內史掌穀貨漢因之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王莽改曰羲和又改爲納言東漢復爲大司農是大司農實爲漢官名也吳志劉繇傳遷劉基爲大農虞翻張溫傳並作大司農樓玄傳亦云入爲大司農是吳官名亦實爲大司農也是漢魏吳官名皆名曰大司農不如某氏所云也漢大司農見於范書紀傳者極多不可勝舉某氏云漢官名大農誤

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

詳見虞翻傳

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

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徒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爲光祿勳分平尙書事或曰分平尙書事若後之同平章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爲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尙皆騎都尉

太史慈

胡三省曰太史以官爲氏

字子義東萊黃人也

東萊郡治黃今山東登州府黃縣東南見魏志臧洪傳趙一清曰方

輿紀要三十六故黃縣在登州府黃縣東十五里一名東黃城卽古萊子國都也後漢爲東萊郡治

少好學仕郡奏曹史

續百官志郡置

諸曹掾史諸曹略如公府曹弼按公府者三公府也三公有奏曹主奏議事

會郡與州有隙

東萊郡守與青州刺史也

曲直未

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

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

續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闈南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

者公車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

馮本慈作憲孫志祖曰言其狀始欲求通也弼按以作慈爲是

君欲通章

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

沈欽韓曰蔡邕獨斷凡羣臣上

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盛又曰釋名書文書檢曰署（檢禁也禁閉諸物不得開露也）一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

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

刀便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閒與語曰向使君

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

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

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

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卽日

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遯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

馮本通作有誤

有

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

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

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

北海國治劇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西五十五里見魏志武紀建安三年孔融蓋移屯都

昌郡國志青州北海國都昌一統志都昌故城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西二里范書孔融傳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章懷注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王先謙曰今萊州府昌邑縣西二里漢青州北海國都昌縣也若青州臨朐縣東北之都昌乃後魏青州北海郡屬章懷蓋誤謝鍾英曰都昌郡國志北海郡治水經注潍水又東北逕都昌故城東又東北入於海鍾英案沈志云北海都昌寄治州下蓋劉宋時寄治非魏制也弼按郡國志青州北海國治劇謝云治都昌或因沈志北海太守都昌而誤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三十六都昌城在萊州府昌邑縣西漢縣屬北海郡今城南五里有大營城北五里有小營城俗爲大營小營二村相傳卽孔融與黃巾相拒處

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

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

三日單步徑至都昌

自黃縣至都昌約三百六十里

時圍尙未密夜伺閒隙得入見融

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

陳本無下外
二字誤

而圍

日偏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

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遭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

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

上馬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右屬橐鞬杜注鞬以受弓

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

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

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

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

去

康發祥曰此段序事中著徑入門句又著復入門句又兩着明晨復如此句以故圍者不疑時或起或臥旋無復起者而慈得以鞭馬突圍馳去也慈固妙人

而承祚敘事亦復有雕起鶻落之觀洵是妙文或曰此所謂未起意先改也無人態妙爲寫出或起或臥妙盡情理

比賊覺知慈行已過

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

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

比近鄰之稱也周禮地官五家爲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

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

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

曰孔北海知世閒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

范書孔融傳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

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彌按蜀志先主傳先主領平原相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據先主傳所云安得有精兵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三千救北海之圍或張大其詞耳

慈曰卿吾之少友也

劉家立曰少疑作小

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